

廖公哀悼集

中正敬題

今日中黨最重要及最緊
急的事是極力增加革
命分子擴張其勢力而
將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
革命的分予驅除淨盡黨
之存亡視此一舉

賈格在黨年追悼會黨代表大會

演說大意略

黨代表特別題詞

江精衛

黨代表生時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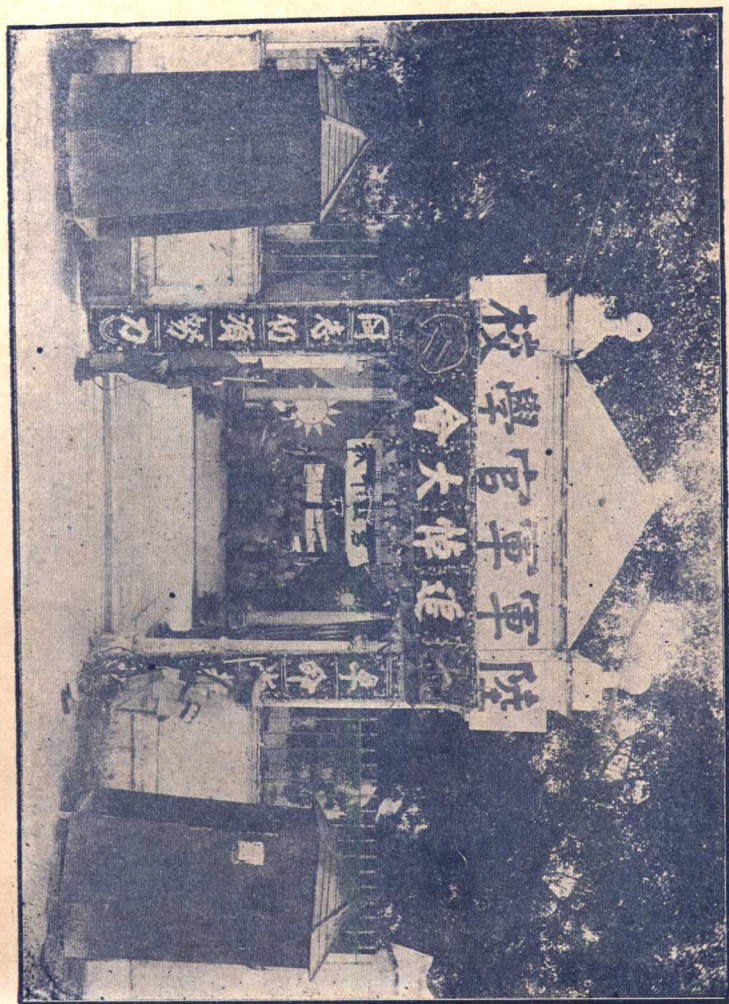


RW/400/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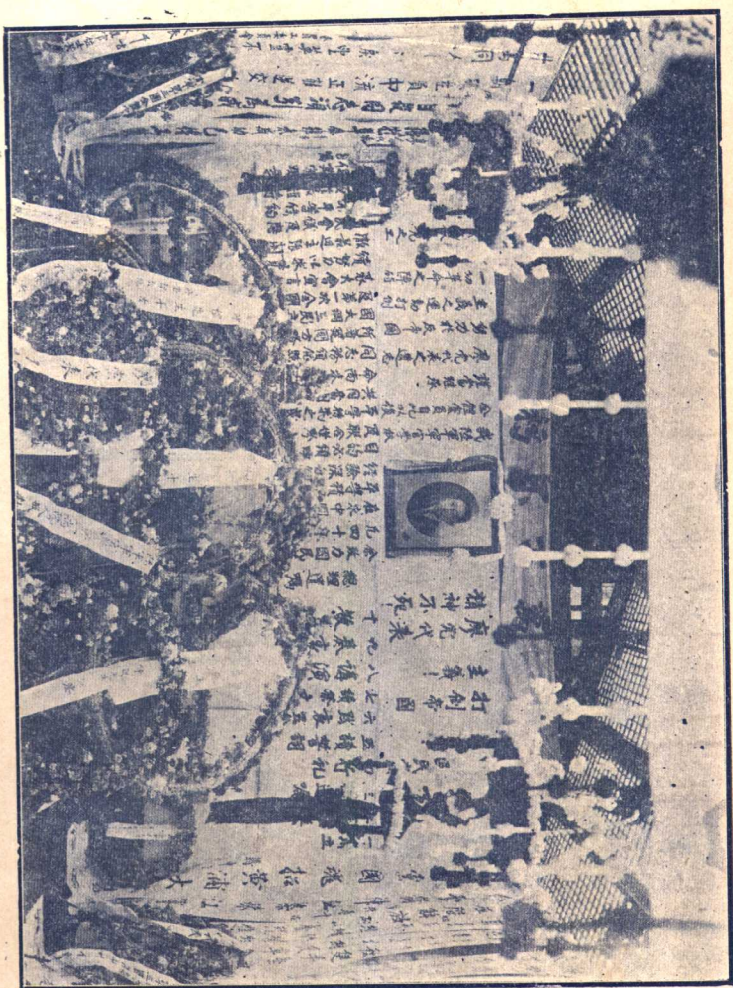
黨代表死時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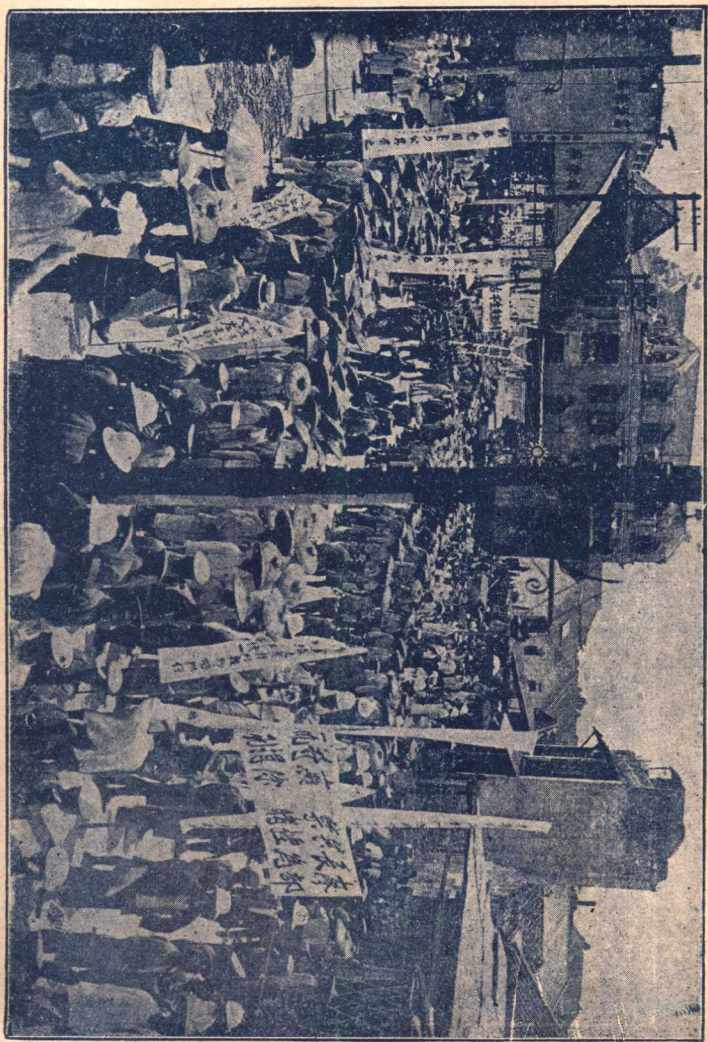
(一) 影 撮 會 悼 追 校 本



本 校 追 悼 會 攝 影 (二)



民衆歡送黨代表出席攝影



革命格言

廖黨代表說：

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運動，在殖民地與半殖民的國民黨中，必然發生革命派與反革命派』

『反革命派之所以發生，是因為他們為軍閥官僚及帝國主義者所利用，他們或竟親自去勾結軍閥官僚與帝國主義者以謀打倒革命派的勢力。這種壓迫階級的聯合戰線，是國民革命進程中必不可免的病癥。』

『革命實在是我們唯一的出路，我們不獨要革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的命，我們並且要革『反革命派』的命，這才是徹底的革命工作。』

陸軍軍官學校 十四年八月廿六日

廖仲愷先生畧傳

仲愷僑生於美之嘉州，原籍歸善，卽今之惠陽。父竹賓，商於美，去國雖遠，而不忘國學，故仲愷國學之根基得於幼時穩立。年十七，始返國。是時尙屬八股取士時代，仲愷意氣揚揚，欲在科場中占一席。入大館，從梁組殿遊。鷄鳴而起，羣羣研究經史策論之學。越二載，漸覺其途徑之非，乃去而之港，專習英文。據云：彼英文之進步，得之於僑美者少，得之於香港者多。年二十二，與何香凝女士結婚。此時風氣漸開，又丁庚子之後，知國家多事，從此未艾，興亡之責，油然而生。乃謂何女士曰：吾觀留東學生，朝氣磅礴，將來負旋乾轉坤之大任者，必此輩無疑，余欲整裝而東，廣余學業，並結識彼邦豪俊，無如家計不豐，學費無着，奈何？何女士乃爲之定十年之約曰：君請放心，在此十年內，余決不令君負絲毫家庭之累；余薄有奩飾，變之，可資君助；行矣毋念。仲愷遂囊金啓程東去。翌年何女士亦至。以珠飾典易之金錢，供伉儷求學之費用，如是者數年。仲愷初入早稻田經濟預科，繼入中央大學專研政治經濟，越數載，漸覺不支，遂偕胡漢民回國運動官費，何女士仍留東，時當中山先生在東謀活動，而格於日警之干涉，每苦無相當地點爲同志會集所。有黎仲實者，一旦逕來訪問，述孫先生之志願，由黎介紹，遂識孫公，組織同盟會，卽由此起點，未幾，仲愷與漢民返，二人同時加盟，此際參預革命者，率爲文人

，軍旅之事，固未嘗學，仲愷乃與同志起而組織軍事訓練團，日在大森場習射擊及製彈之術。時因欽廉惠州諸役，革命之聲浪，已由國內波及於全球。有法國陸軍將佐名卜架卑者，代表其陸軍部，調查中國革命活動情形，欲爲相當之扶助，中山先生遂命仲愷赴津接洽，第以法內閣之更敝，法人頗易其主張，此事遂無結果。歲辛亥，武昌舉義，各省響應，仲愷自北南來，以其平日所學，專司財政，數月間使粵省收支適合，庫有餘財，洎二次革命失敗，仲愷隨孫先生再蒞東京，中華革命黨成立，翊贊之功獨多，在黨仍司理財責，討袁之役，逮軍政府解散，隨孫先生居滬爲建設之宣傳，其最大努力在完成全民政治及進步與貧乏兩部譯著，此文之價值，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畧中曾及之，粵軍返粵，中山先生被任爲正式大總統，陳炯明面從心違，仲愷屢燭其奸，故爲陳所不悅。北伐時期，鄧仲元陰爲武器之供給，而仲愷則爲餉項之張羅，此所以並爲陳氏不容，仲元死之，仲愷爲囚，其得保性命於陳氏之手者，夫人何香凝救護之力也，白馬之會，陳氏以倒，孫公復主粵事，於戎馬倥傯之際，知非改組國民黨，不足以抗帝國主義之壓迫，而改組國民黨之責任，遂全昇之仲愷。仲愷時爲粵省長，以熱心於黨之改造，寧棄其省長之權責，奔走於滬粵間，卒使國民黨之改組以底於成。國民黨既改組，中山先生更悟前此革命之摧折，全由革命黨自身無真實勢力所致，欲鎮壓反革命，促進國民革命之成功，非樹一中心實力不可。故毅然決然，組織黨軍，而命仲愷綜其成，此正滇桂軍肆恣暴戾之時，一事之來，動輒掣肘，羅

掘俱窮，處事尤爲不易，仲愷丁此時會，振其勇氣，力敵艱苦，終使黨軍屹然成立。商團變起，仲愷時當省長，本其不妥協之精神，主張澈究，第格於情勢，不能悉用其謀，仲愷遂以去留相爭，雖其後商團之亂終平，然仲愷幾先之洞燭，與其不妥協精神之表現，均足爲革命者之良模，迨孫先生應馮段之請，北上籌商國是，病死京華，此際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重心，全繫於仲愷一人身上，彼雖身兼數要職，而精神貫注，從無絲毫苟假，懷異者以是啣之。楊劉包藏禍心，潛謀已久，仲愷發覺獨早，然劉楊之勢已植，正如根深蒂固，搖撼不易。仲愷乃運其智勇，以黨代表資格，激厲黨軍，以工人部長資格，聯絡工人，卒能以最短期間，踏厥大慙，鞏固全局，國民政府成立，尤復不辭勞瘁，任怨任勞，以一人之身，當財政要衝，軍事要衝，黨務要衝，而每事皆一一躬親力爲，精於考核，勤於業務，日常工作，逾十六小時以上，而口不言倦，體不露疲，復遇事坦率，不言情面，不避豪強，而於反帝國主義之運動用力尤劬，以是忌之者益衆，不惜以種種流言中傷之，流言中傷無效，則出其兇狠殘賊之手段，而仲愷於是乎不得不死矣。八月二十早九時，是日爲月曜，乃國民黨執行委員例會之期，兇徒預伏中央黨部階次，仲愷入門甫升階，而彈如雨下，橫貫心胸，仲愷遂一瞑不起，時年四十有八，遺子女各一，距中山先生之死，僅一百五十八日耳。嗚呼！

八月三十一日在黃埔中國國民黨黨立陸軍軍官學校廖 黨代表追悼會演說辭

汪精衛

各位同志，今日爲黨代表廖仲愷先生開追悼會，校長囑咐兄弟說幾句話，兄弟原想將廖先生的歷史敘述一回，但爲時間起見，祇將最要的幾點，簡單的敘述一下。

廖先生一生爲黨盡力，他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，猛向前進。他所以能爲一般同志的領導，由於他平日人格的修養。

我們要認識廖先生的人格，我們可以看見他最顯著的兩點。

一是勤勞。他平日工作，至少十二三小時，至多十六七小時，是人人都知道的，他還有一樣，他無論如何忙法，到臨睡的時候，必要看書，這已成了他自然的習慣，所以他不但對於職務上精神緊張，便是他的學問智識，也能隨時代以增進，這一點是我們不可忽略的。

二是廉潔，民國以來，他屢次做財政當局，而他的操守廉潔，始終如一，身死之日，家無餘財，人人知道，廖先生在東山百子路有屋一間，但深知底細的人，便可說出這一間屋是他夫人由他母家所得私蓄積聚下來的，大約廖先生前前後後，至多幫補過幾百元或千餘元，他有這廉潔的操守，所以能保持他勇往的革命精神，歷久不移，這一點也是我們不

可忽略的，廖先生因為有勤勞和廉潔的兩種美德，所以能為黨盡力，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，猛向前進。

上頭所說，是廖先生平日人格的修養，至於廖先生對於職務的美德，更有兩樣使我們容易認識，并且永遠不會忘記。一樣是對於總理和黨的決議，忠實服從。廖先生為黨盡力，已有二十多年，他平日在總理左右時間最多，我們看見總理發一議定一策，廖先生必定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有時總理採用廖先生的意思，有時總理堅執自己的意思，或採用別人的意思，廖先生對於決議，是一樣的忠實服從，忠實奉行，絕沒有因自己的意思，不盡採用，而生出隔閡，不但對於總理如此，對於黨的決議亦如此，這樣紀律的精神，真是團體行動的唯一軌範。一樣是對於個人的出處進退，純然以公事為主眼，不參雜一毫私見，舉例來說，去年春間，廖先生任廣東省長，及中國國民黨改組，廖先生担負工作最多，覺得不能兼顧，他便辭了廣東省長，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，工人部長及軍校黨代表等職，夏間總理因省長難得其人，命廖先生復任，廖先生覺得此時非兼顧不可，便也不辭，及至秋間，商團作難，廖先生覺得不能行其抱負，便又決然去任，連財政部長財政廳長等職，一概不就，專心于中央黨務及軍校，最近政府改組，一般同志，要他擔負財政當局責任，他覺得無可推諉。他擔負起來。由此可見他的出處進退，完全根據着總理和黨的決議，及自己一身如何纔有利于黨，便如何做去，他看得自己一身如黨裏

的一副機器，他的出處進退，於他自己個人是沒有一毫成見的，這真是爲黨服務的模範，許多的人，對於自己的出處進退，縱然看破了權位勢利之爭，然而往往忘不了意氣之爭，這一點的意氣之爭，往往誤了許多大事，對於廖先生這般態度，真當愧死。廖先生對於職務，因爲有這兩樣的美德，所以能公而忘私，不知有己，祇知有黨，所以能爲黨盡力，時時刻刻，領導着一般同志，猛向前進。

上頭所說，雖然極其簡略，但是廖先生公正純潔的精神，已經可使我們認識。廖先生因爲有這樣公正純潔的精神，所以能有這樣勇往直前的氣魄，來擔負這樣重大艱苦的责任。他這回的死，完全是爲肯負責任與能負責任而死；死廖先生的，不是欲置廖先生的個人於死，是欲置廖先生所盡力的黨於死，是欲置廖先生所領導的一般同志於死，所以死廖先生的，不是廖先生個人的敵人，是一般同志的敵人。

敵人爲甚麼要置廖先生於死呢，總括說來，是要妨害中國國民黨的進行，切實說來，是要妨害改組以來的中國國民黨的進行。所以我們，可以明明白白的說道，敵人所以要殺廖先生，是因爲廖先生在中國國民黨改組期間，担负責任最多。所以我們可以明明白白的說道，廖先生是爲改組中國國民黨而死，廖先生是將自己的生命，換取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。

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呢？兄弟在本校擔任講授黨史，兄弟所講授給諸君的一個最重

要觀念，便是時代觀念，用種種理論與事實，證明革命與時代之關係，證明革命是因為時勢之需要而發生。如今要講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，也要先將那時代的形勢敘述一回。

民國十二年間，中國的時勢，是曹錕吳佩孚受了英國帝國主義的暗示和暗助，推倒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，而自己來做英國帝國主義的傀儡，這一種傀儡的最大任務，是掃除國內一切革命派，所以他看得廣東革命政府如眼中釘，用大批借款，大批賣國得來的軍械，指使手下一般用慣的嘍囉，從北江方面，攻打廣東，同時指手一般新附的嘍囉，從東江西南路一齊攻打，要把革命政府，困在垓心。外面的形勢，已是如此，革命政府的內部又怎樣呢？楊希閔和劉震寰口口聲聲說是追隨總理，實行革命，其實借着這名義來做盜賊的勾當，水滸傳中的晁蓋說時遷借梁山泊的名目，去偷鷄食，楊希閔劉震寰等，便是襲此故智，他們這種行爲，比之陳炯明公然對於革命，實行叛逆者，還要可惡，因為公然的叛逆，是與革命分離，他的罪惡，與革命無涉，至於假借革命的名義，來做盜賊，將革命掩護他的罪惡，幾乎使革命二字爲所污辱，他們擁護着總理，而所作所爲，全然與總理相反，他們做種種殃民的事實，使人民受種種的痛苦，同時使總理受種種的痛苦，總理兩次三番，對諸君所說的話，諸君總該記得，總理的不治之症，是他們所激成，總理是活活被他們氣死，如今想起！還要怒髮衝冠，諸君想想，在那時候，一切的革命行動，都看不見了，除了總理歷史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，巍然存在，其他一切，都已黯然無

色。在那時候，中國國民黨已到了存亡絕續的關頭，在那時候，中國國民黨起死回生的方法，只有兩樣，一是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，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，二是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，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。要實施這兩種方法，實非容易，第一要將革命的意義，明顯指出，第二要將革命的敵人，明顯指出，因為這樣，誰是真革命，誰是反革命，誰是假革命，方纔分別得清楚，這便是中國國民黨所以要改組的真正意義。中國國民黨的改組，總理在那時候，已有決心，在那時候，用十二分的努力，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，即現時所謂黨軍，以為 總理的臂助的，是蔣校長 用十二分的努力，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，將改組全黨的計劃，完全達到，以為 總理的臂助，同時對於黨軍，為蔣校長的臂助，是廖先生。

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，情形是怎麼樣呢？只看未改組以前，全黨奄奄不振，改組以後，至於今日，不過年餘，革命的意義，在一般民衆中，已有普遍的宣傳，及明瞭的認識，革命的敵人，是帝國主義，是帝國主義的傀儡，大小軍閥已成爲千夫所指，無所掩蔽無所逃避的了，一般民衆，尤其是農工民衆，都齊心一意的傾向本黨，加入國民革命的工作，本黨的進步，已爲世界所注目，不僅在中國以內，無與抗衡，同時武裝的黨員，爲掃除國民革命的一切障礙，先將盤踞東江的餘孽，完全擊破，繼將負隅省城的強寇，完全撲滅，這些都是數年以來，窮凶極惡莫敢誰何的，自改組以後，方纔能將他肅清。如此說來，中

國民黨改組以後的確確，是有進步，沒退步，無論何人，不能否認。

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，既然是有進步，那麼，在改組期間工作最多担負責任最重的廖先生，當然為一般同志所推重，能領導一般同志猛向前進，只是同志越發推重，則敵人越發仇視。上面說過，改組的動機，是要團結真正革命黨員，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，要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，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。由此可知真正革命的黨員和軍隊，既愛廖先生如手足，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，必然恨廖先生如仇讐，於是他們自然而然的奔集於國民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之下，自獻其身，作為傀儡，以與國民革命為敵，以與領導國民革命的廖先生為敵，廖先生之死，間接死於帝國主義之手，直接死於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之手。這一班反革命假革命的生活，有所不利，他不說廖先生以嚴格訓練黨員和軍隊的結果，一般反革命的日益窮蹙，一般假革命的，亦被揭去面具，現出原形，無處躲閃，因而恨廖先生入骨，他却異想天開的，憑空做出反共產的口號，這種口號，正是帝國主義者在天津上海香港一帶所極力宣傳的，他既然自獻其身，作為帝國主義的傀儡，當然有做應聲蟲的義務了。這還不以為意，最無聊的，是一般無所容心的社會，他平日也不知什麼是共產，什麼是反共產，也不知道中國國民黨，為什麼要改組，更不知道真正革命的反革命的假革命的當然要化分起來，不但反革命的假革命的，要排